



戊戟著

# 奇侠传奇

2

# 奇侠传 2

戊戟著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

第八回 四个山贼顿时捉刀齐上。紫衣少女身形骤起，宛如飞魂，寒光闪闪。

## 第八回 紫衣少女

上一回说到大豹将獐叼到白少年跟前，白少年更是高兴得将大豹搂抱着，面贴着豹头，跟它亲热起来。这个说话带刺而又机灵的小杀手，在这方面，他比豹儿还天真，还孩子气。就是以年龄来说，他也比豹儿小一些，他说他十五岁，只是故意逗豹儿罢了。

这个江湖小杀手，又抚摸了豹了一下，说：“豹大哥，你等等。”便将剑拾起，将獐子腿割了下来，递给豹子先吃。然后又剥了獐皮，挖掉肠肚，叫豹儿生火，烤起獐子肉来。他干一切，熟练而又干脆，好像是个惯在老林深山生活的猎人一样，连一向在深山古寺生活的豹儿也惊讶了，说：“白哥哥，你真能干呀！”

秀气白少年一笑：“这算什么，你不比我更能干么”

“不，不，我有白哥哥一半的能干就满意了，也不用害怕一个人在江湖上走动了。”

白少年眨眨眼睛：“我也害怕一个人在江湖上行动的，没有青哥伴着我，我一个人怎么也不敢出来。”

青少年笑道：“要是你害怕，恐怕这世上就没有一个大胆的人了。”这个警惕、谨慎的青少年，见这头大豹那么具有灵性，也不害怕了，走近了大豹，帮助烤獐子肉。

白少年说：“怎么没有大胆的人？”他一指豹儿，“他就比我大胆得多，敢一个人下点苍山，在江湖上行走。”

豹儿说：“白哥哥，你别笑我，我是没办法，才一个人跑出来的。”

没办法？是点苍派的人逼你下山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干嘛一个人跑出来？冒这么大风险？害得你妈妈要花二十万两银子来雇请我们。”

“这，这！”豹儿支吾一会说，“我实话对你说，我不是他们的儿子，也不是那个什么少掌门，他们认错了。”

白少年不由得和青少年相视一下，又眨眨眼说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们不是保错了人”？

“不！你们也没有保错，因为她认为我是她的儿子，才请你们来的。”

“我再问你，世上有父母认错自己孩子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大概我太像她的儿子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恐怕真是她的儿子。”

“我怎么真是她儿子呀？”

“世上有这么相似的人吗？面貌、身材、年纪、声音、行动，都一模一样，连父母也分辨不出来，除非是双胞胎、孪生兄弟，才有这种可能。”

青少年这样说话了：“白兄弟，现在看来，段公主她那夜推测得不错，一定是孪生兄弟了。因为云夫人当时的确产下了双胞胎，他们一出世就骤逢仇敌，其中一个儿子便失散了。”

豹儿愕然：“怎么你们都知道了？那夜我和段姐姐的谈话，你们也听到了？”

白少年眨眨眼：“我住在胸隔邻，耳朵不聋，怎听不到

的？”

青少年又慢慢地说：“从刚才这头大豹对你都这么亲善，不伤害你们，初时我大感愕异，后来我想到了一件事，白兄弟，你原是一位猎户的女……”

白少年连忙轻咳一声：“哎！青哥哥，你说什么了？”

青少年微微一笑：“你原不是位猎户的儿子么？曾经吃几天豹奶，看来你身上恐怕也有豹子的一些气……”

豹儿一听，连忙说：“对了！我师父说，我是在豹儿窝里长大的，吃了八个月的奶，所以叫我为‘豹儿’，怪不得我一见到大豹，就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看起来身上有更多的豹子气质了！”

青少年似乎更明白了其中一事：“豹同苞同音，怪不得连名也相同了！世上事就往往有这般巧的。”

白少年问：“你真的在豹子窝里长大，吃了八个月的豹子奶？”

“是啊！师父说是一头母豹养大的，他抱我回来后，我就一直由师父抚养了十二年多，从没离开他。”

白少年对青少年说：“现在一切疑问都清楚了！夫人的确是认错了人，我们也认错了人。”

豹儿问：“那你们还同不同我在一起呀？”

白少年眨眨眼问青少年：“怎么？我们还跟不跟这个假掌门人在一起？”

青少年微笑反问：“你看哩？不跟，我们要不要将二十万两退回去？”

“那能退吗？”

“不退，我们只有跟他在起了！”

白少年吸了一口气：“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跟他到成都跑一趟了。”

豹儿虽然大胆，但却害怕一个人上路，主要是他不知去成都如何走法，而且一个人又孤单寂寞。他仍不放心问：“你们愿和我在一起？”

白少年说：“看在钱分上，我们跟你啦！”

豹儿大喜，一揖说：“多谢两位阿哥。”

“哎！你别叫我阿哥了！我比你大么？”

豹儿茫然：“你不是说比我大么？有十五岁了。”

“我说我有一百岁，你也相信？”

“那，那你多少岁了？”

“总之，我比你小，刚才出生。”

“什么！？你刚才出生？”

白少年“噗嗤”一笑：“我不跟你说了。”

青少年说：“豹少爷，你叫白兄弟就行了，至于我吗，得叫我为哥哥。”

“行，行呀！我叫你青弟，叫他白弟，那你们也别叫我什么少爷了。对了！我们结拜兄弟好不好？”

秀气少年眨眨眼睛：“结拜兄弟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呀”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感到你们是好人。”

“我们才是好人哩！我们是江湖杀手，黑道上的人。你这个名门正派的人，与我们结拜兄弟，将来不怕武林中的名门正派耻笑你吗？首先，你父母就反对。”

青少年说：“你要和我们结拜为兄弟，先去问过你妈妈才好。”

“这，这，总之，我认你们是我的哥哥弟弟。”

秀气少年说：“那是你的事，我们可不管。来！獐子肉烤熟了，我们先填了肚子好赶睡。”

豹儿说：“你们嫌弃我了？”

青少年温厚地说：“我们怎敢嫌弃你的？这事该先问过你妈妈才好。只要你妈妈同意了，我们没有不答应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不妨以兄弟相称，以后再结拜怎样？”

“好呀！只要你们不叫我什么爷就行。”

青少年一笑：“那快分獐子肉吃吧！要不，今天我们就入不了四川界。”

豹儿问：“哦！？四川这么快就到了？”

“到是到了，离成都可还有几天的路程。”

“四川这么大的？”

“哎！我们到成都，才只是整个四川的一小半哩！”

人、豹都吃饱了，白少年抚摸大豹的毛皮说：“豹大哥，谢谢你招待了我们，你跟我们一块去好不好？”

豹儿也说：“豹大哥，你跟我们去吧！”

青少年说：“你俩要带它走，不吓坏了人？万一它伤了人怎么办？再说碰上了成群的猎人和武林高，以为它是一般的猛兽，对它生命也险呀！还是留下它的好。”

豹儿一想也是，说：“豹大哥，看来你别跟我们了，你留下来，下次我们来看你好吗？”

大豹小声吼几下，便去舔舔豹儿了白少年，又望望青少年，转身便窜进树林中去了。

白少年说：“豹大哥！等我们回来时，一定来这里看你。”

大豹在林中传来一声长啸，以后再没声音了，白少年有些依依不舍，仍希望着这头大豹能再出来见见面，可是等了好一会，在青少年的催促下才走了。他们越过了一个山头，回首再望，突然那头大豹蹲在另一个山头上，似乎在目送他们。

青少年不禁感动地说：“这头大豹太好了！回程我们真来看看它才是。”白少年和豹挥手：“豹大哥，愿我们后会有期！”豹儿一身浑厚真气，中气十足，音传数里，群峰回应。那头大豹似乎听到了，一声长啸，跟着便在山峰上消失了。

当天，他们横渡金沙江。第二天进入了大凉山区。他们沿着山溪畔一条蜿蜒山道行走，转过山角，远远便看见一个小墟镇，镇口上飘着一面写着一个斗大“酒”字杏黄旗。白少年说：“想不到这里还有人开酒店的。走！我们到镇上喝酒吃饭去。”

正说着，一匹白色怒马在他们身后狂奔而来。马背上骑着的是少女，头戴露髻的遮阳宽边紫色布圆帽，身穿紫色衣裤，披着一件镶边的紫色披风，就是背上插的那把宝剑，剑穗也是紫色的，仿佛如一团紫色的云，飞驰而来。山角处，又是一条斜下的山坡道，少女见前面有三位少年，想收缰勒马已来不及了，她一声娇叱：“前面的人卧下！”

豹儿他们，见这匹怒马骤然而至，山道只容两人并肩而行，一边是陡峭的石壁，一边是深深的山溪水。在这少女的一声娇叱下，他们想闪开已来不及了，豹儿在慌乱中，出掌就想推开这匹骤然而来的怒马。这简直是小孩子天真无知的举动，一匹狂奔而来的怒马，用手能推得开么？马背上的少

女又是一声娇叱：“你找死了？”马鞭倏地挥出，卷住豹儿的手。她手臂一抖，豹儿凭空给马鞭抖了半空，摔到马后的山道上。同时之间，怒马也腾空跃起，越过了青、白两位少年的头顶，这位少女又凭着自己精湛的骑术和机变，在危急万分之下，没伤一个人，望前面小镇拍马飞奔而去。

两位素有江湖经验的小杀手在这突然之间，一时间也怔住了，怒马越过他们的头顶后，才惊醒过来。他们慌忙奔过去扶起豹儿，问：“你没摔伤吧？”

豹儿说：“没有！这个女人，怎么这般骑马的？不怕踩死人吗？”

秀气的白少年扬扬眉：“我找她算帐去，她太欺侮人了！”

青少年摇摇头：“别去找她！看来她心地还算好，对我们并无恶意。要是她不这样，我们三人之中，恐怕多少都会受伤的。”

白少年说：“她不能驾马跑慢一点么？”

“恐怕她有什么急事要赶路。好啦！现在我们都 没受伤，走吧。”

不久，他们来到小镇。镇口的酒店，临溪用竹搭盖，一面临溪水，一面临大道。大概今日是墟日（赶集），小镇上人来人往，颇为热闹。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彝族姑娘，在人群中穿插，招来了不少青年人的目光。其中有汉族的青年，但更多是彝族青年在追逐她们。豹儿和两个江湖小杀手直入酒店。店小二一见他们三人都配带着剑，慌忙迎上去招呼：“三位少爷，要吃饭喝酒吗？”

秀气的白少年放眼扫视店内，只见人头簇拥，菜气酒气

熏人，一片喧哗，问：“有没有静一点的地方？”

店小二说：“有，有，楼上有几处雅座，可是价钱贵两倍。”

白少年说：“你带我们上去。”

“是！三位少爷请。”

他们登上楼时，楼上的确比楼下静得多了。他们选了一处临溪的窗口坐下，叫了酒菜。青少年似乎知道豹儿酒量极好，问：“一壶酒够吗？”

豹儿笑了笑：“够了！不够再叫也可以的。”

白少年说：“你别饮醉了！这里可不比你在点苍山，有人伺候你。”

“我，我不会醉的。咦！你们怎知我在点苍山醉了的？”

的确，豹儿饮酒，除了在点苍山醉倒过一次，从来没有醉过。那次他给人除了衣服洗身还不知道，真丢丑。可是这事除了点苍派的几个人知道外，就没人知道，他们怎么知道呀？

白少年眨眨眼睛：“我们要保护的人，事前不打探清楚怎行？

“这也要打探的么？”

“当然呀！知道胸好酒，又会饮酒，我们与你同行，没有这个准备和提防怎行？”

青少年突然“嘘”了一声，用眼角示意另外的一外窗口。豹儿和白少年同时望过去，只卹那处窗口下的桌边，坐着一位紫衣少女，背着他们，一个人凝视窗外，独自斟饮。豹儿轻说：“那不是她么？”

白少年一站起：“我问问她去。”

“哎！”青少年一手拉住了他，“白兄弟，别去多事，你忘了师父对我们说过话么””

豹儿也说：“算了！别问她了！我看她也不是有意来害我们。”

店小二将酒菜端上来了，豹儿一下想起自己两次中毒的事来，转问这两位小杀手：“这酒菜中不会有毒吧？”

白少年说：“放心，这里没有人要毒你。”

青少年说：“你想要知道酒菜中有没有毒，最容易了！”

“怎么容易呢？”

“只要用银器试一下，就知有没有毒。”

“银气！？什么银气的？”

“银器，就是银簪子、银针、银筷子等等。必要时，用身上带的银子试也行，只要银器不变黑，就说明没有毒。”

豹儿明白了，高兴的说：“原来这样，我以后用不着害怕了。”

白少年撇撇嘴：“你别说得太易了，江湖上多少下毒的行家，哪怕顶有经验的上乘高手，也中了他们的毒。青哥教你的方法，只不过对付下三流的放毒小人而已，对下毒的高手，半点也不管用。

“那怎么能防他们？”

“这就靠自己处处小心啦，对了！你这次去成都，想先找什么人？是不是陶十四女侠””

“是！你们也知道了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陶十四女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哦！她是什么人？”

“当今武林中，下毒的第一流高手。”

“什么！？她也是下毒的？”因为在豹儿小小心中，下毒的都是一些阴险的恶人、坏人，更没想到自己要去找的人——白衣仙子的结拜妹妹，也是一个下毒的人，所以大吃一惊了。

“她当然下毒啦！武林中一提起四川陶门，谁不知道是第一流的使毒高手？陶门的人下的毒，手法千变万化，令人防不胜防，而且下的毒各种各样，没陶门的解药，谁也解不了。”

“她，她干嘛要下毒的？那不是恶人坏人么？”

“哎！你以为只有恶人坏蛋才下毒么？”

“不是这样？”

“别忘了，四川陶门也是武林的侠义之人，他们下毒，是用来对付恶徒魔头的，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。你怎么将她当成恶人坏人了？你千万别让陶门的人听到了，不然，他们会在你身上下毒，叫你吃点小苦头。”

豹儿不敢出声了，他想不到，下毒也有好人的。

骤然，街上有人大声高喊：“凉山虎来了！大家快跑！”

突然之间，一热闹的小墟镇，顿时家家关门，户户闭窗，人走鸡飞。其中有老人的叫喊，小孩的啼哭。趁墟的人，四散向山岭森林中奔逃。酒店中的客人，也一下走得干干净净。豹儿感到奇异：“一只凉山老虎，这么的可怕么？这么多的人，怎么都往山岭跑的？山岭，不正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么”怎么不躲在家里的？”

酒店楼上的人，也走得一千二净了，只有他们三人和那位紫衣少女，仍端坐不动。店小二上来催她们快逃走，别枉送了性命。

豹儿问：“这头老虎很凶恶吗？”

“少爷，他凶恶极了！尤其对外来的人，不是杀了，便是掳去做他的奴隶。”

豹儿睁大眼：“老虎也会掳人做奴隶么？”

“怎么会？他抢钱抢人，奸淫妇女，什么都干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一头什么样的老虎？”

白少年忍住笑说：“这是一头成了精的老虎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成了精的老虎？那不是妖怪吗？”

“他比妖怪更可怕哩！”

青少年笑着：“你别逗他了！豹兄弟，这不是一头真正的山中老虎，而个凉山大盗，绰号凉山虎。听说，他武功极好，一把九环大刀，不知砍下了多少人的脑袋。”

“凉山大盗，他有没有独角龙那么厉害？”

“差不多。独角龙一掌断人生死。他一把大刀，专打发人去鬼门关。”

豹儿说：“那我们也快走吧！”

坐在另一张桌的紫衣少女初时见客人都惊走了，唯独这三位带剑的少年不走，略带诧异，睨视了他们一眼，后听到豹儿的问话，不禁莞尔一笑。原来是位愣小子，他以为是一只真老虎，才没走的。最后听到他害怕要走了，便搭话过来：“三位小兄弟，我看你们还是快走吧！”

秀气的白少年扬扬眉问：“干嘛你不走的？光叫我们走？”

紫衣少女略停一下微笑说：“因为凉山虎我认识，我专程来这里等他的。”

豹儿愕然：“你是他的朋友””

紫衣少女一笑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小兄弟，我看你们还是快走的好。”

白少年眨眨眼说：“我是他真正的朋友，走干嘛？”

豹儿一怔：“什么！？你也是他的朋友？”

“是呀！感到很奇怪吗？”

“你，你怎么跟这么一恶人交朋友的？”

“哎！你别忘了，我是一位江湖杀手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跟一些大盗大贼交朋友，跟谁交朋友？”

紫衣少女讶然了：“你是江湖杀手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那么你的剑法很好了？”

“很好说不上，马马虎虎还可以。”

紫衣少女说：“很好！等下会过凉山虎后，你有兴趣的话，我想领教你的高招。”

“是吗？我也不知道你那把剑管不管用。”

“管不管用，你试过说知道。”

店小二见不是头路，也不知他们是凉山虎的真朋友还是假朋友，掉头便走。紫衣少女喝住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这，这，小人求小姐放过小人。”

“你听听，他们已来了，你走得了吗？你一出去，便丢性命了。”

果然，山道那边，五十多匹健马飞奔而业，转眼便到了镇口。店小二吓得面如土色：“我。我……”

紫衣少女斜目扫了秀气的白少年一眼，说：“放心！你给我再打酒来，包你无事。”

白少年也说：“对了，你走了，我们要添酒添菜找谁去？”

说着，五个劲装的彪形汉子已噤噤地奔上楼来，一见楼上竟有三少年和位少女，略带异奇。但一看见紫衣少女，一齐咧口笑了，相互望望，其中一汉子说：“太好了！想不到这小镇上，竟人这么一个小妞儿。”他又看了看呆若木鸡的店小二，问：“你是这酒家的店小二？”

店小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好！老子不杀你，快去给我们弄三桌酒菜来。”

“大、大、大王，人、人、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小、小、小人一个……”

这凶恶彪汉一瞪眼：“你敢不去？不去，老子就宰了你，再一把火烧了你这酒店。”

“是、是，小、小、小、小人就、就、就去。”

凶恶彪汉子对身边一汉子说：“山鸡七，跟着他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“是！四爷。”

山鸡七扬扬刀，对店小二喝道：“走！”

店小二正想下楼，紫衣少女却喝着：“店小二，过来！”

“小、小、小姐！”店小二惶恐地望着那个叫四爷的彪汉了。

紫衣少女又喝道：“快过来！给本姑娘再端一壶酒来！别理他们！”

凶恶彪汉四爷一怔，问：“小姐，你说什么？不理我们？”

“你耳朵没聋吧？”

彪汉大怒：“你找死了！”提刀便劈过来。突然间，一件物体，一闪而逝。这位四爷“呵呀”一声，手中那把刀“当”的一声落在楼板上；豹儿他们一看，也愕异了。只见这位四爷手腕插着一只竹筷子。血汨汨地流着。其他四个山贼一时也傻了眼。他们看不见紫衣少女出手，怎么四爷手腕上手插了一只筷子的？四爷用左手捂住自己受伤的手，吼道：“这小妞暗箭伤人，快给我用乱刀分了她。”

四个山贼顿时提刀齐。紫衣少女峰形骤起，宛如飞魂，寒光闪闪，四条山贼一个个扑地而倒。他们的颈脖子了，同样都有一条血口，鲜血喷出。这真不知是什么剑法，快得叫人不可思议。更叫人震惊的，紫衣少女出手刹那之间，便取了四人性命，剑伤处都是同样的位置，半毫不差。

凶恶四爷骇然了，才知道今日碰上的不单是会弄刀剑的小妞，而且是武林中一等的上乘高手，少有的女剑客。他正想逃走，紫衣少女的剑尖已贴在他喉头上了，只要用力一送，他立刻没命。紫衣少女凝剑不发，问：“你现在想走不嫌迟了吗？”

“你、你、你要杀我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杀你？留你再残杀别人？不过，我现在却不想杀你，叫你下面的手下，给我滚出小镇去，同时，给我传话叫你们的寨主凉山虎快来这里见我。”紫衣少女说到这里，又望望白少年，“在这里，还有他的一位朋友要见他。”

贼四爷茫然：“谁是我大哥的朋友了呀”

白少年说：“我呀！”

“你！？贼四爷大出意外。

“奇怪吗？叫你们寨主来不就知道了。”